

《封氏闻见记》 唐 封演

●卷一

○道教

本自黄帝，至老君。祖述其言，故称为黄老之学。战国时，圉寇蒙庄之徒，著书咸以黄老为宗师。圉寇《天瑞篇》引黄帝之书曰：“谷神不死，是为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为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”此章黄帝之言，而存五千之内，则老氏所书同出已明矣。其后学，道学、儒、墨，诸家分明，各为一教。汉武帝进用儒术，黄老由是见废。后汉桓帝梦见老子，诏陈相孔寿立庙于苦县，刻石为铭。今亳州真源县即古楚县赖乡也，汉时属陈国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云：“老子庙中有九井，汲一井，八井皆动。”即其地也。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，极崇道教。高祖武德三年，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，见白衣老父，呼善行谓曰：“为吾语唐天子，吾是老君，即汝祖也。今年无贼，天下太平。”高祖即遣使致祭，立庙于其地，遂改浮山县为神山县，拜善行为朝散大夫。高宗乾封元年，还自贷岳。过真源，诣老君庙，追尊为玄元皇帝。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，亲注老子《道德经》。令学者习之。二十九年，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，京师号玄元宫，诸州号紫极宫。寻改西京玄元宫为太清宫，东京玄元宫。（下有缺文）

○儒教

以上有缺文为儒学。复以诸生多不精励，遂废州县学。京师惟留国子生七十二人。炀帝即位，复兴教诱。国朝以来，州县皆有博士，县则州补，州则吏曹授焉。然博士无吏职，唯主教授，多以醇儒处之。衣冠俊人耻此为耻。玄宗时，两京国学有明经进士，州县之学绝无举人。于是敕停乡贡，一切令补学生，然后得举。无何，中原有事，乃复为乡贡。州县博士学士，惟二仲释奠行礼而已。今上登极，思宏教本。吏部尚书颜真卿奏请，改诸州博士为文学，品秩在参军之上。其中下州学一事以上，并同上州。每令与司功参军同试贡举，并四季同巡县，点检学生，课其事业。博士之为文学，自此始也。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，殊为褻慢，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。后魏孝文诏：“孔子庙不许妇人沓杂，祈非望之福。”然则聋俗所为，有自来矣。

●卷二

○文字

黄帝史官苍颉视鸟兽之迹以作文字。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。形声相益，则谓之字。著于竹帛谓之书，凡九千字，所谓古文者也。古有六体：一曰指事，上下是也。二曰象形，日、月是也。三曰形声，江、河是也。四曰会意，武、信是也。五曰转注，考、老是也。六曰假借，令、长是也。推此六体，文字

大端可得而见矣。《周礼》“保氏教国子以六书”，即其事焉。至周宣王时，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，与古文或异，然不外六书之指。大篆、小篆亦名籀书，与古文并行。春秋之时，孔子之书六经，皆古文也。其后诸侯不统于王，车涂异轨，文字异制。秦氏既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。李斯又作《苍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依傍大篆，或加省约，谓之小篆。于时狱官事繁，篆书不给。御史程邈有罪，系云阳狱中，变篆为隶，以徙简易，始皇善而用焉。故秦时书有八体：一曰大篆，史籀所作也。二曰小篆，李斯、赵高、胡毋敬所作也。大小二篆，皆简策所用。三曰刻符，施于符传。四曰摹印，亦曰缪篆，施于郁。五曰虫书，为虫鸟之形，施于幡信。六曰署书，门题所用。七曰殳书，铭于戈戟。八曰隶书，施于公府。皆因事出变而立名者也。善长注《水经》云：“临淄人发古冢，得桐棺，前和外隐起为隶字，言‘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’，惟三字是古，余同今书。故知隶书非始于秦世也。”按此书隶在春秋之前，但诸国或用或不用。程邈观其省易，有便于时，故修改而献，非创造。汉兴，多因秦制，通行隶书，古文由是散逸。古者十年入小学者，计十七能讽书九千字，乃得为史。又以六体试之，郡太守课，最者以为书史。平帝时征沛人爰礼等说文字于未央庭中，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《训纂篇》，并前《苍颉》等共四篇、五千三百四十字。王莽居摄，大司空甄丰等取四篇校定文字，颇改古文，别为六体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书也。二曰奇字，古文之异者也。三曰篆书，即小篆也。四曰佐书，即隶书也。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鸟虫，以书幡信也。后汉和帝时，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。安帝时，许慎特加搜采，九千之文始备，著为《说文》，凡五百四十部。皆徙古为证，备论字体，详举音训。其鄙俗所传，涉于讹妄者，皆许氏之所不取。故《说文》至今为字学之宗。魏时有李登者，撰《声类》十卷，凡一万一千五百廿字。以五声命字，不立诸部。晋有吕忱，更按部搜求异字，复撰《字林》七卷，亦五百四十部，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。诸部皆依《说文》，《说文》所无者是忱所益。后魏杨承庆者，复撰《字统》二十卷，凡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，亦凭《说文》为本。其论字体，时复有异。梁朝顾野王撰《玉篇》三十卷，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。复有《地苍》、《广苍》、《字指》、《字括》、《字苑》、《字训》、《文字志》、《文字谱》之类，互相祖述，名目渐多。汉代又有草书，故自苍颉至于汉代，书凡五变，所谓古文、大篆、隶书、草书是也。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，鹄头蚊脚，悬针垂露，龙爪仙人，芝英倒薤，蛇书虫书，偃波飞帛之属，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。虽义涉浮浅，亦书家之前流也。近代小篆、八分、草书、行书等并见施用，余多不行。

○典籍

汉承秦灭学，武帝开献书之路，置写书之官。由是外有太常、太史、博士之藏，内有延阁、广内、秘室之府。成帝时，秘藏颇有亡散，乃使谒者陈丰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，步兵校尉汪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监李柱国校方技。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业，歆遂总会群篇，著为《七略》，大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。王莽之末，又被焚烧。光武还洛阳，所载经传二千余辆。明帝尤重儒术，尔后撰录三倍于前。董卓移都之际，自辟雍、东观、兰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鸿都诸藏典册文章，竟共剖散，图书縑帛，军人以为帷囊。及王允收而回者才七十余乘。道路艰远，复弃其半。长安之乱，一时焚荡。魏氏拾掇亡书藏三阁，秘书郎郑默始制《中经簿》。秘书荀勖分经、史、子、集为四部，甲乙丙丁之目，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。惠、怀之末，靡有孑遗。西晋著作郎李光以勖旧部校之，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。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。宋文帝八年，秘书监谢灵运造《四部目》，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。元徽初，秘书丞王俭又造《目录》万五千七十四卷，俭又别撰《七志》，有《经典志》、《诸子志》、《文翰志》、《军书志》、《阴阳志》、《术艺志》、《图谱志》。齐永明中，秘书丞王亮又造《书目》万八千一十卷。齐末，兵火延烧秘阁。梁初，命秘书监任昉于文德殿内集藏众书二万三千一百六卷。普通中，阮孝绪更为《七录》。有《兴录》、《记传录》、《子录》、《文集录》、《伎录》、《佛录》、《道录》。元帝克平侯景，收文德殿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，大凡七万余卷。周师入郢，并自焚之。宋武入关，收其图籍，才四千卷。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。魏孝文始都洛邑，借书于齐秘府，稍仅充实。尔朱之乱，散落复多。北齐迁邺，颇更搜聚。后周保定，书止八千，其后至万卷。周武平齐，先封书府，所加旧书仅至五千。隋开皇三年，秘书监牛宏表请分遣使搜访异本，每书一卷，赏縑一匹，校写既定，本还其主。由是人间异书，往往闲出。及平陈后，经籍渐多。炀帝限写五十副本，分为三品，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，列以贮之。大唐武德五年，克平隋。郑公尽收图书，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，溯河西上。行经底柱，多被湮没，十存一二。其目录、四部书大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，除凶书及删去浅俗无益教理者，见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，著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自后书帙颇增。开元中，定四部目录，大凡五万八百五十二卷。此自汉以来典籍之大数也。

○石经

初，太宗以经籍多有舛谬，诏颜师古刊定，颁之天下。年代久，传写不同。开元以来，省司将试举，又皆先纳所习之本，文字差互，辄以习本为定。义或可通，虽与官本不合，上司务于收奖即放过。天宝初，敕改尚书古文悉为今

本。十年，有司上言：“经典不正，取舍难准”。诏儒官校定经本，送尚书省并国子司业张参共相验考。参遂榻定五声字样书于太学讲堂之壁，学者或就取正焉。又颁字样于天下，俾为永制。由是省司停约习本。后汉明帝时，公卿言五经驳异，请开吕不韦冢，是未焚诗书前本。论者以为（有缺文）神武作相，自洛阳运之于邺，至河阳，岸崩，没水，其得至邺者不盈其半。隋开皇六年，又自邺再入长安，置于秘书内省，议欲补葺。隋乱，造立之司，用为柱础。贞观初，魏征为秘书监，始收聚之，十不存一。其相承传秘之本，犹存秘府，而《石经》自此亡矣。天宝中，余在太学，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，为欲建议请立《大唐石经》。迁延未发，而胡寇海内，文儒道消。至今四十六年，兵革未息。呜呼！石经之事，亦俟河之清也。

○声韵

周禹好为体语，因此切字皆有纽，纽有平、上、去、入之异。永明中，沈约文词精拔，盛解音韵，遂撰《四声谱》、《文章八病》。有平头、并尾、蜂腰、鹤膝，以为自灵均已来，此秘未睹。时王融、刘绘、范云之徒皆称才子，慕而煽之。由是远近文学，转相祖述，而声韵之道大行。以古之为诗，取其宣导情志，激扬政化，但含征韵商，意非切急，故能包含元气，骨体大全，《诗》《骚》以降是也。自声病之兴，动有拘制，文章之体格坏矣。隋朝陆法言与颜、魏诸公定南北音，撰为《切韵》，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，以为文楷式。而先仙删山之类，分为别韵。属文之士，共苦其苛细。国初，许敬宗等详议，以其韵窄，凑合而用之。法言所谓“欲广文路，自可清浊皆通者”也。尔后有孙愐之徒，更以“字书中闲字酿于切韵，殊不知为文之匪要，是陆之略也”。天宝末，平原太守颜真卿撰《韵海镜源》二百卷，未毕，属胡寇凭陵，拔身济河，遗失五十余卷。广德中，为湖州刺史，重加补辑。更于正经之外，加入子、史、释、道诸书，撰成三百六十卷。其书于陆法言《切韵》外，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，先起《说文》为篆字，次作今文隶字，仍具别体为证，然后注以诸家字书，解释既毕，征九经两字以上，取句末字编入本韵，爰及诸书，皆仿此。自为声韵已来，其撰述该备，未有如颜公此书也。大历二年，入为刑部尚书。诣银台门讲上之卷。敕宣付秘阁，赐绢五百匹。

●卷三

○贡举

国初，明经取通两经，先帖本，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。秀才试方略策三道。进士试时务策五道。考功员外职当考试。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，为秀才者殆绝，而多走明经、进士。贞观二十年，王师旦为员外郎。冀州进士张昌龄、王瑾并文辞俊雅，声振京邑。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，举朝不知所以。及奏闻

太宗怪无昌龄等名，问师旦。师旦曰：“此辈诚有辞华，然其体轻薄，文章浮艳，必不成令器。臣惧之，恐后生仿效，有变陛下风俗。”上深然之。后昌龄为长安尉，坐赃罪解官，而王瑾亦无所成。高宗时，讲士难其选。龙朔中，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。思恭吴士，轻泄进士问目，三司推，赃污狼藉。后于西堂轮次告变，免死除名，流梧州。开耀元年，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准试时务策，恐伤肤浅，请加试杂文两道，并帖小经。玄宗时，士子殷盛，每岁进士至省者，常不减千余人。在馆诸生更相造诣，互结朋党，以相渔夺，号之为“棚”。推声望者为棚头。权门贵戚，无不走谒，以此荧惑主司视听。其不第者率多喧讼，考功不能御。开元二十四年冬，遂移贡举属于礼部。侍郎姚奕，颇振纲纪焉。其后明经停墨策，试口议，并时务策三道。进士改帖大经，加《论语》。自是举人积多，有参互、孤绝、例技、抵注之目。举人多于经不精，有白首举场者，故进士以帖经为大。天宝初，达奚恂、李严相次知贡举，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，时谓“试时放过”，谓之“赎帖”。十一年，杨国忠初知选事。进士孙季卿曾谒国忠，言礼部帖经之弊大，举人有实才者，帖经既落，不得试文。若先试杂文，然后帖经，则无余才矣。国忠然之。无何，有敕进士先试帖经，仍前后开一行。是岁，收入有倍常岁。又，旧例试杂文者，一诗一赋，或兼试论，而题目多为隐僻。策问五道，旧例三道为时务策，一道为商，一道为征事。近者商略之中或有异同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，难以应乎兹选矣。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。解褐多拜清要，十数年闲掇迹庙堂。轻薄者语曰：“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。落第进士萑蒲弃道旁。”又云：“进士初擢第，头上七尺焰光。”好事者纪其姓名，自神龙已来迄于兹日，名曰《进士登科记》，亦所以昭示前民，发起后进也。余初擢第，太学诸人共书余姓名于旧纪末。进士张繹，汉阳王柬之曾孙也。时初落第，两手捧《登科记》顶戴之曰：“此千佛名经也。”其企羡如此。李右相在庙堂，进士王如泚者，妻翁，以伎术供奉。玄宗欲与改官，拜谢而请曰：“臣女婿王如泚，见应进士举，伏望圣恩回换，与一及第。”上许之。付礼部，宜与及第。侍郎李暉以诏诣执政，右相曰：“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”暉曰：“与亦得，不与亦得。”右相曰：“若尔，未可与之。明经、进士，国家取才之地。若圣恩优异，差可与官。今以及第与之，将何以劝？”林甫即自闻奏取旨。如泚宾朋讌贺，车马盈门。忽中书下牒礼部：“王如泚可依例考试。”闻者罔然失错矣。宝应二年，杨绾为礼部侍郎，奏举人不先德行，率多浮薄，请依乡举里选。于是诏天下举秀才、孝廉。而考试章条渐加繁密。至于升进德行，未之能也。其于应此科者盖少，遂罢之，复为明经、进士。

○制科

国朝于常举取人之外，又有制科、搜扬、拔擢，名目甚众。则天广收才彦，起家或拜中书舍人、员外郎，次舍遗、补阙。玄宗御极，特加精选，下无滞才。然制举出身，名望虽高，犹居进士之下。宦途之士，而历清贵，有八俊者：一曰进士出身，制策不入。二曰校书正字不入。三曰畿尉不入。四曰监察御史、殿中不入。五曰拾遗、补阙不入。六曰员外、郎中不入。七曰中书舍人、给事中不入。八曰中书侍郎、中书令不入。言此八者尤为俊捷，直登宰相，不要历余官也。同寮迁拜，或以此更相讥弄。御史张瑰兄弟八人，其七人皆进士出身，一人制科擢第。亲故集会，兄弟连榻，令制科者别坐，谓之杂色，以为笑乐。旧举人应及第，开检无籍者，不得与第。陈章甫制策登科，吏部榜放，章甫上书：“时见榜云，户部报无籍记者。昔傅说无姓，殷后置于盐梅之地。屠羊隐名，楚王延内三旌之位，未闻征籍也。范睢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，秦用之以霸。张良为韩报仇，变姓名而游下邳，汉祖用之为相。则知籍者所以计租赋耳，本防群小，不约贤路。若人有大才，不可以籍弃之。苟无其德，虽籍何为今员外吹毛求瑕，务在驳放。则小人也。”却寻归路，策藜杖、著草衣，田园荒芜，锄犁尚在，所司不能夺。特咨执政收之，天下称美焉。常举外，复有通五经一史，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。或付本司，或付中书，考试亦同制举。开元中，有唐频上《启典》一百二十卷，穆元林上《洪范外传》十卷，李镇上《注史记》一百三十卷、《史记义林》二十卷，辛之谔上《叙训》两卷，卞长福上《续文选》三十卷，冯中庸上《政事录》十卷，裴杰上《史护异议》，高峤上《注后汉书》九十五卷。如此者，并量事授官，或沾赏赉，亦一时之美。

○铨曹

贞观中，天下丰饶，士子皆乐乡士，不窥仕进。至于官员不充，省符迫人。赴京参选。远州皆衣粮以相资送，然犹辞诉求免。选人至省便拜职官，考满即授牒请处分。吏部候人数满百或二百即引试，量书判注拟乃无被敌者。故吏曹四时提衡，略无休暇。贞观十年，中书令马周检校吏部尚书，始奏选人取所由文解。十月一日起首，三月三十日毕。先是，侍郎唐皎铨引选人，问其稳便，对曰：“家在蜀。”乃注吴。有言亲老在江南，即唱陇右。有一信都人，心希河朔，恩给曰：“愿得淮淝。”即注“漳涂间一尉。”由是大为选人作法取之，往往有情愿者。高宗龙朔之后，以不堪任职者众，遂出长榜放之冬集，俗谓之长名。宏道中，魏克己为侍郎，放榜遂出，得留者名，街路喧哗，甚为冬集人授接，坐此出为同州刺史。同时邓元挺，素无藻鉴，又患消渴。选人作《邓渴》诗谤之南院，亦被贬为寿州。则天如意元年，李志远掌选，有姓万、姓王者并被放。私与令史相知，减其点画。万姓改为丁，王改为士，拟授官。后

即加增文字。志远一见便觉曰：“今年铨覆数万人，总知姓字，何处有丁、士乎。此必万、王也。”令史并承伏。久视中，侍郎顾琮性公直。时多权幸，公行嘱托，琮不堪其弊。尝因官斋见壁画，指谓同位曰：“此亦至苦，何不画天官掌选乎？”陆元方常任天官侍郎，临终日：“吾年当寿，但以领选之日伤苦心神。”言讫而歿。中宗景龙末，崔湜、郑愔同执铨，管数外倍留人及注拟不尽，即用三考二百日关，通夏不了。又用两考二百日关，其或未能处置，即且给公验，谓之“比冬”。选人得官，有二年不能上者。有一人素远得留，乃注校书郎。选司纲维紊坏，皆以有崔、郑为口实。愔坐赃贬江州员外司马。卢藏用承郑氏之后，尚有七百余人未授官，一切奏至冬处分。大遭怨讟。开元初，宋璟为尚书，李义、卢从愿为侍郎，大革前弊，据阙留人，纪纲复振。时选人王翰颇工篇赋，而迹浮伪。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，分作九等。高自标置，与张说，李邕并居第一，自余皆被排斥。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，甚于长名。观者万计，莫不切齿。从愿潜察获，欲奏处刑宪，为势门保持乃止。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，从前铨中，廊宇布棘以防内外，犹不免交通。晦至尽去之，大开门，示无所禁。初嘱置者，晦辙知之，占论莫不首伏。初，朝廷以晦革铨司旧制，颇忧之。既而铨综流品，皆得其铨叙，而美声洋溢。十四年，玄宗在东都，敕吏部置十铨，以礼部侍郎苏颋、刑部侍郎□□、工部尚书卢从愿、散骑常侍徐坚，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，使蒲州刺史崔林、魏州刺史崔征、郑州刺史王岳、荆府长史韦虚心等同掌选，分为十铨。吏部窄狭，乃权寄诸厅，引注选人喧繁满于省闕。明年铨注，复归之吏部。承前所司，注拟皆约官资升降之，时难于允惬。侍郎裴光庭始奏立条例，谓之循资格，自后皆率为标准。旧良酝署丞、门下典仪、太乐署丞皆流外之任。国初东皋子王绩始为良酝丞，太宗朝李义甫始为典仪府，中宗时余从叔希颜始为大乐丞。三官从此并为清流所处。开元中，河东薛据自恃才名，于吏部参选，请授万年县录事。吏曹不敢注，以咨执政。将许之矣，诸流外共见宰相，诉云：“酝署丞等三官皆流之职，已被士人夺却，惟有赤县录事是某等请要。今又被进士人夺取，则某等一色之人，无措手足矣。”于是遂罢。选曹每年皆先立版榜，悬之南院。选人所通文书皆依版样，一字有违，即被驳落。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。杨国忠为尚书，创为押召，选深者先授官。有文状阙失，许续通，不令驳放。滞淹之流，翕然归美。其五品已上及清要官，吏部不注，送名中书门下者，各量资以临时敕除。历任有浅深，官资有高下，故授任者或称检校，或称兼试、知摄、内供奉之类，名目非一。自顷诸（下有缺文）

●卷四

○尊号

秦汉已来。天子但称皇帝，无别徽号。则天垂拱四年，得瑞石于洛水，文曰：“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”号其石为宝图。于是群臣上尊号，请称圣母神皇后，稍加慈越古天册金轮圣神等号。中宗践祚，号应天神龙。玄宗即位，号开元神武，稍加为开元天地天宝圣文神武应道。肃宗号先天文武孝感。代宗号宝应元圣文武。今上号圣文神武。则天以女主临朝，苟顺臣子一时之请，受尊崇之号，自后因为故事。允文允武，乃圣乃神，皇王盛称莫过此。既以为祖父之称，又以为子孙之号。虽颠之倒之。时有变易，曷曾离此数代之后，将无所回避。贞元初，主上超然觉悟，乃下诏去其徽号，直称皇帝。合于古矣。近岁百僚复请加尊号，上守谦冲，意不之许。昔光武皇帝诏群臣“上书不得言圣”。孔子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”其谦冲之意，大矣哉！

○运次

自古帝王五运之次，凡二说：邹衍则以五行相胜为义，刘向则以五行相生为义。汉魏共遵刘说，国家承隋氏火运，故为土德。衣服尚黄，旗帜尚赤，常服赭赤也。赭黄，黄色之多赤者，或谓之柘木染，义无所取。高宗时，王勃著《大唐千年历》：“国家土运，当承汉氏火德。上自曹魏，下自隋室，南北两朝，咸非一统，不得承五运之次。”勃言迂阔，未为当时所许。天宝中，升平既久，上书言事者，多为诡异，以希进用。有崔昌以勃旧说，遂以上闻。玄宗纳焉。下诏以唐承汉，自隋已前历代帝王皆屏黜之，更以周汉为二主。后二岁，礼部试天下，造秀作《土德惟新赋》，则其事也。及杨国忠秉政，自以隋氏之宗，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，而复酈、介二公焉。

○降诞

近代风俗，人子在膝下，每生日有酒食之会。孤露之后，不宜以此日为欢会。梁元帝少时，每以诞载之晨，辄设斋讲经。洎阮修容歿后，此事亦绝。太宗曾以降诞日谓长孙无忌曰：“今日是朕生日。俗云：‘生日可喜乐’。以吾之情，翻感思。”因泣下。中宗常以降诞宴侍臣贵戚于内庭，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。然则国朝已来，此日皆有宴会。玄宗开元十七年，丞相张说遂奏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，百僚有献承露囊者。是日皇帝御楼张乐，倾城纵观，天下士庶皆为赏乐。其后又改为天长节。肃宗因前事，以降诞日为天平地成节。代宗虽不为节，犹受诸方进献。今上即位，诏公卿议。吏部尚书颜真卿奏：“准《礼经》及历代帝王，无降诞日，惟开元中始之。又复本意以为节者，喜圣寿无疆之庆，天下咸贺，放号节日。千秋万岁之后，尚存此日以为节，恐乖本意。”于是敕停之。

○金鸡

国有大赦，则命卫尉树金鸡于阙下，武库合掌其事。鸡以黄金为首，建之

于亭之下。宣赦毕则除之。凡建金鸡，则先置鼓于宫城门之左，视大理及府县徒囚至，则捶其鼓。案，金鸡，魏晋已前无闻焉。或云始自后魏，亦云起自吕光。《隋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北齐尚书省有三公曹，赦则掌建金鸡。”盖自隋朝废此官，而卫尉掌之。北齐每有赦宥，则于阊门前树金鸡，三日而止。万人竞就金鸡柱下取少土，云：“佩之利”。越数日间，遂成坑，所司亦不能禁。武帝即位，大赦天下，其日设金鸡。宋孝王不识其义，问于光禄大夫司马膺之曰：“赦建金鸡，其义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按《海中星占》‘天鸡星动，必当其赦。’由是王以鸡为候。”其后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，先是有谣言：“河南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头金鸡鸣。”祖孝徽与和士开谮孝琬曰：“河南、河北，河间也。金鸡言孝琬为天子，建金鸡也。”齐王信之，而杀孝琬。登封嵩岳大赦，故为万岁登封。坛南有大榦树，杪置金鸡，因名树为金鸡。

○露布

露布，捷书之别名也。诸军破贼，则以帛书建诸竿上，谓之露布。盖自汉已来有其名。所以名露布者，谓不封检，露而宣布，欲四方速知，亦谓之露版。魏武奏事云：“有警急，辄露版插羽。”是也。宋时沈璞（一作沈羨之）为盱眙太守，与臧质共拒魏军，不作露布。高宗怪而问之，答曰：“顷闻诸将获贼二三驴马，皆为露布，臣每哂之。近虽仰凭威灵，得摧丑虏，斩擒不多，脱复高曳长缣，虚张功捷，尤而效之，其罪弥甚。所以敛毫卷帛，解上而已。”然则露版，古今通名也。隋文帝时，诏太常卿牛宏撰《宣露布仪》。开皇九年，平陈，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。兵部请依新礼，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，内史令称有诏，在位者皆拜。宣露布讫，蹈舞者三，及拜郡县皆同。自后因循至今不改。近代诸露布，大抵皆张皇国威，广谈帝德，动逾数千字，其能体要不烦者，鲜云。

○匭使

则天垂拱元年，初置匭使之制。为方函四面，各以方色。东曰延恩匭，怀材抱器，希于闻达者投之。南曰招谏匭，匡政补过，裨于政理者投之。西曰申冤匭，怀冤受屈，无辜受刑者投之。北曰通玄匭，进献赋颂，涉于玄象者投之。置匭使一人，判官一人。谏议大夫或拾遗补阙充其使，专知受状。每名进入以待处分，余付中书及理匭使。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为之。初置，匭有四门，其制稍大，难于往来。后遂小其制度，同为一匭，依方色辨之。汉时，陈广为颍川太守，设谿箛，言事者投书其中。匭亦谿箛之流也。梁武常诏于谤木肺石旁，各置一函，横议者投谤木函，求达者投肺石函，则今之匭也。初，则天欲通知天下之事，有鱼保宗者，颇机巧，上书请置匭，以受四方之书，则天悦而徙之。徐敬业于广业陵作逆，保宗曾与敬业造刀车之属。至是为人所发，伏

诛。保宗父承暉 自御史中丞坐贬义州司马。天宝中，玄宗以匭字声似鬼，改匭为献纳使。乾元初， 复其旧名。

○定谥

太常博士掌谥，职事三品已上薨者，故吏录行状，申尚书省，考功校勘，下 太常博士拟议讫，申省，省司议定，然后闻奏。昔周公，文王之子，谥曰文公。 苟有令德，不嫌同谥。谥二字者，一字为质，一字为文。或文或质，盖出当时礼 官之意，非定例也。自汉魏以来，虽道德之重，先无爵者不加谥。晋代王遵上疏， 称武官有爵必谥，甚失制度之本。自是公卿无爵皆谥。太宗朝郑公魏征，玄宗朝 梁公姚崇、燕公张说、广平公宋璟、郇公韦安石，皆谥为文贞二字。人臣美谥， 无以加也，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谥。有唐以来，五人同谥亦无嫌也。代宗朝吏部尚 书韦陟薨，太常博士程皓谥曰忠孝，刑部尚书颜真卿驳之：“出处事殊，忠孝不 并。已为孝子，不得为忠臣，忠臣不得为孝子。故求忠于孝，岂先亲而后君移孝 于忠，则出身而事主。所以叱驭而进，不惮危险，故王尊为忠臣。思全而归，恐 有毁伤，故王阳为孝子。则知昼之与夜本不相随，春之与秋，岂宜同日且以为尚 书忠业高远，羽仪前朝，百行之中，能事甚众。议行称谥，固多美名。何必忠孝 两施，然后表德历考前史，恐无此事。敢率愚见，请更商量。”皓执前议曰：“天地之性人为贵，人之行莫先于孝。孝于家则忠于国，爱于父则敬于君。脱爱 敬齐焉，则忠孝一矣。夫君臣上下不可以废忠，事父母、承祭祀不可以亏孝。忠 孝之道，人伦大经。孔子曰：‘以孝事君则忠。’又曰：‘夫孝始于事亲，中于 事君，终于立身。’此圣人之教也。至于忠孝不并，有谓而言：将由亲在于家， 君危于国，奉亲则孰当问主；赴国则无能养亲。恩义相迫，事或难兼。故徐庶指 心，翻然辞蜀；陵母刎颈，卒令归汉。各求所志，盖取诸随。至若奉慈亲、当圣 代，出事主，入事亲，忠孝两全，谁曰不可岂以不仕为孝，舍亲为忠哉！况忠孝 侯之传鹄印，唐尧之代即有此官。伏念美名，请依前谥。”有司不能驳焉。

○明堂

垂拱四年，则天于东都造明堂，为宗祀之所，高三百尺。又于明堂之北造天 堂，以侔佛像。大风摧倒，重营之。火灾延及明堂并尽，无何，又敕于其所复造 明堂，侔于旧制。所铸九州鼎，置于明堂之下。当中豫州鼎，高一丈八尺，受一 千八百石。其余各依方面，并高一丈四尺，受一千二百石，都用铜五十六万七 百一十二斤。开元中，改明堂为听政殿，颇毁彻，而宏规不改。顶上金火珠，迥出 空外，望之赫然。省司试举人作《明堂火珠》诗。进士崔曙诗最清新，其诗云：“正位开重屋，凌空大火珠。夜来双月满，曙后一星孤。”天净光微灭，烟生望 若无。还知圣明代，国宝在神都。”史贼入洛阳，登明堂，仰

窥栋宇，谓其徒曰：“大好舍屋。”又指诸鼎曰：“煮物料处亦太近。”泊残孽奔走，明堂与慈阁俱见焚烧。

○武监

开元十九年，置先师太公庙。春秋二仲上戊日释奠，用张良配享，牲用太牢，轩悬之乐，八佾之舞。出师将发日，皆引辞。京兆功曹卢若虚录太公之后，姜氏、吕氏、尚氏、齐氏、高氏、卢氏、柴氏、庆氏、国氏、纪氏、绍氏、礼氏、贺氏、指氏、掌氏、历氏、牵氏、晏氏、望氏、献氏、易氏、章氏、谢氏、丁氏、申氏、营氏、浦氏、莱氏、许氏、盖氏、雍门氏、东门氏、子雅氏、子尾氏、子襄氏、子牙氏、子功氏、□氏、公旗氏、公牛氏、卢满氏、祭公氏、闾公氏、仲长氏、章仇氏等四十八姓，刻石为记。礼部员外郎崔宗之制铭，立于庙门。天宝中，太学中太学生张綯上书：“请于太公庙置武监。国子监相对，教习胄子。春秋释奠于先师太公，一如国学文宣王庙。”书寝，不报。

○漳渚

开元中，拾遗盖匡朝上书：“以江、河、淮、济，各能独达于海，故受四渚之名。按《尚书注》云：‘漳水横流入河。’今之此水与古有异，发源潞州，东赴沧海。有逾淮、济，合著渚名。请以漳水为一渚，并前为五。以淮水配西岳，漳水配北岳，济水配中岳。庶随正方，各得其宜。阴阳克和，风雨时若。”奏上，不许。

●卷五

○卤簿

輿驾行幸，羽仪导从谓之卤簿。自秦汉已来，始有其名。蔡邕《独断》载，卤簿有大驾、小驾、法驾之异，而不详卤簿之仪。按字书，卤，大楯也。字亦作櫓，又作櫓，音义皆同。卤以甲为之，所以扞敌。贾谊《过秦论》云“仅尸百万，流血漂卤”是也。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，皆著之簿籍，天子出入，则按次导从，故谓之卤簿耳。仪卫具五兵，今不言他兵，由以甲楯为名者，行道之时，甲楯居外，余兵在内。但言卤簿，是举凡也。南朝御史中丞、建康令俱有卤簿，人臣仪卫亦得同于君上，则卤簿之名不容别有他义也。又百官从驾谓之扈从，盖臣下侍从至尊，各供所职，犹仆御扈养以从上，故谓之扈从耳。《上林赋》云：“扈从横行。”颜监释云：“谓跋扈纵恣而行也。”据颜此解，乃读从为放纵，不取行从之义，所未详也。

○公牙

近代通谓府建廷为公衙，公衙即古之公朝也。字本作牙，《诗》曰：“祈父予王之爪牙。”祈父司马掌武修，象猛兽以爪牙为卫，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。出师则有建牙、褫牙之事，军中听号令，必至牙旗之下，称与府朝无异。近

俗尚武，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，府门为牙门。字谬讹变，转而为衙也，非公府之名。或云 公门外刻木为牙，立于门侧，象兽牙。军将之行置牙，竿首悬于上，其义一也。

○官衙

官衙之名，盖兴近代。当时选曹补授，须存资历。闻奏之时，先具旧官名品于前，次书拟官于后。使新旧相衙不断，故曰官衙。亦曰头衙。所以名为衙者，如人口衙物，取其连续之意。又如马之有衙，以制其首。前马已去，后马续来，相次不绝者。古人谓之衙尾相属，即其义也。

○颂德

在官有异政，考秩已终，吏人立碑颂德者，皆须审详事实，州司以状闻奏。恩敕听许，然后得建之，故谓之颂德碑，亦曰遗爱碑。《书》称“树之风声”者，正此之谓。亦有未去官，讽动群吏，外矫辞让，密相督责。前代以来，累有其事，斯有识者之所羞也。开元中，右相李林甫为国子司业，颇振纲纪。洎登庙堂，见诸生好说司业时事。诸生希旨，相率署名，建碑于国学都堂之前。后因释奠日，百寮毕集，林甫见碑问之，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对，林甫戚然曰：“林甫何功而立碑，谁为此举？”意色甚厉。诸生大惧得罪，通夜琢灭，覆之于南廓。天宝末，其石犹在。林甫薨后，杨国忠为左相，兼总铨衡。徙前注拟，皆约循资格，至国忠创为押例。选深者尽留，乃无才与不才也。选人等求媚于时，请立碑于尚书省门，以颂圣主得贤臣之意。敕京兆尹鲜于仲通撰文，玄宗亲改定数字。镌毕，以金填改字处，识者窃非之曰：“天子有善，宰相能事，青史自当书之。古来岂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体，乱将作矣。”未数年，果有马嵬之难。肃宗登极，始除去其碑。

○壁记

朝廷百司诸厅，皆有壁记，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，原其作意，盖欲著前政履历，而发将来健羨焉。故为记之体，贵其说事详雅，不为苟饰。而近时作记，多措浮辞。褒美人材，抑杨阀阅，殊失记事之本意。韦氏《两京记》云：“郎官盛写壁记，以纪当时前后迁除出入，浸以马俗。”然则壁记之出，当是国朝已来，始自台省，遂流郡邑耳。

○豹直

御史旧例，初入台，陪直二十五日，节假直日谓之伏豹，亦曰豹直。百司州县初授官，陪直者皆有此名。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：“宿直者，离家独宿，人情所贵。其人初蒙荣拜，故以此相处。伏豹者，言众官皆出，己独留，如藏伏之豹者。伺候待搏，故云伏豹。”韩琬则解为“豹直，言如烧竹，遇节则爆。”余以为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，每霜露诸禽兽皆出取食，惟赤豹深藏不

出，故古以喻 贤者隐居避世。鲍明远赋云：“岂若南山赤豹，避雨雾而深藏。”此言伏豹、豹 直者，盖取不出之意。初官陪直，已有伏豹之名，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爆之也杜 说虽不甚明，粗得其意，韩其疏矣。

○烧尾

士子初登荣进及迁除，朋僚慰贺，必盛置酒饌音乐，以展欢宴，谓之“烧尾”，说者谓虎变为人，惧尾不化，须为焚除，乃得成人。故以初蒙拜授，如虎得为人，本尾犹在，体气既合，方为焚之，故云烧尾。一云新羊入群，乃为诸羊所触，不相亲附，火烧其尾则定。贞观中，太宗尝问朱子奢烧尾事，子奢以烧羊事对。及中宗时，兵部尚书韦嗣立新入三品，户部侍郎赵彦昭假金紫，吏部侍郎崔湜复旧官，上命烧尾，令于兴庆池设食。至时敕卫陈设，尚书省诸司各具彩舟游胜，飞栖结舰，光夺霞日。上与侍臣亲贵临焉。既而吏部船为仗所隔，兵部船先至，嗣立奉觞献寿，上问：“吏部船何在？”崔湜步自北岸促之。过户部双舸，上结重楼，兼胡乐一部，即呼至岸，以纸书作吏部字，帖牌上，引至御前。大悦，以为兵部不逮也。俄见风吹动所帖之纸，为嗣立所见，遽奏云：“非吏部船。”上令取牌探纸，见户字大笑。嗣立请科湜罪，上不许，但罚酒而已。

○花烛

近代婚嫁有障车、下婿、却扇及观花烛之事，及有下地、安帐并拜堂之礼。上自皇室，下至士庶，莫不皆然。今上诏有司，酌古礼今仪，使太子少师颜真卿、中书舍人于劭等奏。障车、下婿、观花烛及却扇诗，并请依古礼。见舅姑于堂上，荐枣栗脯脩，无拜堂之仪。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，请皆不设，惟于堂室中置帐，以紫绫幔为之。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，谓之当梁，嫁娶者云，妇姑不相见。按，起居郎吕才奉太宗诏，定《官阴阳书》五十卷，并无此事，今亦除之。

○第宅

太宗朝，天下新承隋氏丧乱之后，人尚俭素。太子太师魏征，当朝重臣也，所居室宇卑陋。太宗欲为营第，辄谦让不受。洎征寝疾，太宗将营小殿，遂辍其材为造正堂，五日而就。开元中，此堂犹在。家人不谨，遗漏焚之，子孙哭临三日，朝士皆赴吊。高宗时，中书侍郎李义炎宅亦至褊迫，义炎虽居相位，在官清俭，竟终于方丈室之内。高宗闻而嗟叹，遂敕将作造堂，以安灵座焉。则天以后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。至天宝中，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，县官簿录太平坊宅，数日不能遍。宅内有自雨亭，从檐上飞流四注，当夏处之，凜若高秋。又有宝钿井栏，不知其价，他物称是。安禄山初承宠遇，敕营甲第，聚材之美，为京城第一。太真妃诸姊妹第宅，竞为宏壮，曾不十年皆相

次覆灭。肃宗时，京都第宅屡经残毁。代宗即位，宰辅及朝士当权者争修第舍，颇为烦弊矣。议者以为土木之妖。无何，皆易其主矣。中书令郭子仪勋伐盖代，所居宅内诸院，往来乘车马，僮客于大门出入，各不相识。词人梁锽尝赋诗曰：“堂高凭上望，宅广乘车行。”盖此之谓。郭令曾将出，见修宅者谓曰：“好筑此墙，勿令不牢。”筑者释锤而对曰：“数十年来，京城达官家墙，皆是某筑，只见人自改换，墙皆见在。”郭令闻之，怆然动容。遂入奏其事，因固请老。

○巾幘

近古用幅巾，周武帝裁出，脚向后幘发，故俗谓之幘头。至尊、皇太子、诸王及仗内供奉，以罗为之，其脚稍长。士庶多以纱縠，而脚稍短。幘头之下别施巾，象古冠下之幘也。巾子制顶皆方平，仗内即头小而圆锐，谓之内样。开元中，燕公张说当朝，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。玄宗嫌其异己，赐内样巾子，长脚罗幘头。燕公服之入谢，玄宗大悦。因此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。自后巾子虽时高下，幘头罗厚薄大体不变焉。近日长安尉程李家好高巾，不曾改换。御史陆长源性滑稽，在邺中忽裹蝉翼罗幘尖巾子。或讥之，长源曰：“若有才，虽以蜘蛛罗网裹一牛角，有何不可若无才，虽以美玉裹一簸箕，亦将何用？”先时，吏部尚书刘晏裹头至慢，每裹但擎前后脚掀两翅掀之，都不抽挽。或曰：“尚书何不抽两翅？”晏曰：“两边通耶！”时人多哂之。兵部尚书严武裹头至紧，将裹，先以幘头曳于盘水之上，然后裹之，名为水裹，掀两翅皆有褶数，流俗多效焉。

○图画

国初阎立本善画，尤工写真。太宗之为秦王也，使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，令学士褚亮为赞，今人间《十八学士图》是也。贞观十七年，又使立本图太原幕府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，太宗自为赞，褚遂良题之。其后，侯君集谋逆，将就刑，太宗与之诀，流涕曰：“吾为卿，不复上凌烟阁矣。”中宗曾引修文馆学士内燕，因赐游观。至凌烟阁，见君集像有半涂之迹。传云，君集诛后，将尽涂之，太宗念其功而止。玄宗时，以图画岁久，恐渐微昧。使曹霸重摹饰之。立本以高宗总章元年迁右相，今之中书令也。时人号为丹青神化。今西京延康坊，立本旧宅。西亭，立本所画山水存焉。则天朝，薛稷亦善画。今尚书省考功员外郎厅有稷画鹤，宋之问为赞。工部尚书厅有稷画树石，东京尚书坊、岐王宅亦有稷画鹤，皆称精绝。稷位至太子少保。玄宗时，王维特妙山水，幽深之致，近古未有。维终于尚书右丞。郑虔亦工山水，名亚于维。劝善坊吏部尚书王方庆宅山水院有虔山水之迹，为时所重。虔工书画，又工诗，故有“三绝”之目。而宦游途迍蹇，终于台州司户焉。天

宝中，御史毕宏善画古松。凡此数公，皆负当时才名，而兼擅工艺。至若吴道子画鬼神，韩幹画马，皆近时知名者也。尔后，画者甚众，虽有所长，皆不能度越前辈矣。大历中，吴士姓顾以画山水历托诸侯之门。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，乃研墨汁及调诸彩色，各贮一器，使数十人吹角击鼓，百人齐声啖叫。顾子著锦袄锦缠头，饮酒半酣，绕绢帖走十余匝，取墨汁摊写于绢上，次写诸色，乃以长巾一一倾覆于所写之处，使人坐压，已执巾角而曳之，回环既遍。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，为峰峦岛屿之状。夫画者淡雅之事，今顾子瞑目鼓噪，有戟之象，其画之妙者乎

○长啸

永泰中，大理评事孙广著《啸旨》一篇云：“夫气激于喉中而浊，谓之言，激于舌端而清，谓之啸。言之浊可以通人事、达性情。啸之清可以灭鬼神、致不死。盖出其啸善，千里应之。出其啸善，万灵受职。斯古之学道者哉。故太上老君授南极真人，南极真人授广成子，广成子授风后，风后授务光，务光授舜，演之为琴，以授禹。自后或废或续，晋太行仙人孙公，能以得道而无所授。阮嗣宗所得少许，其后不复闻矣。啸有十五章，一曰权舆，二曰流云，三曰深溪虎，四曰高柳蝉，五曰空林鬼，六曰巫峡猿，七曰下鸿鹄，八曰古木鸢，九曰龙吟，十曰动地，十一曰苏门，十二曰刘公命鬼，十三曰阮氏逸韵，十四曰正章，十五曰毕竟。”广云其事出道书。余按人有所思则长啸，故乐则歌咏，忧则嗟叹，思则吟啸。《诗》云：“有女仳离，条其啸矣。”颜延之《五君咏》：“长啸苦怀人。”皆是也。广所云深溪虎、古木鸢，其状声气可矣。至今太上老君相次传授，舜演为琴，崇饰过甚，非余所敢闻也。按《诗笺》云：“啸，蹙口出声也。”成公绥《啸赋》：“动唇有曲，发口成音。”而今之啸者，开口卷舌，略无蹙舌之法。孙氏云：“激于舌端”，非动唇之谓也。天宝末，有峨眉山道士姓陈，来游京邑。善长啸，能作雷鼓霹雳之音。初则发声调畅，稍加散越，须臾穹窿磕泻，雷鼓之音，忽复震骇，声如霹雳，观者莫不倾悚。

●卷六

○饮茶

茶，早采者为茶，晚采者为茗。《本草》云：“止渴，令人不眠。”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。开元中，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，学禅务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恃其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。从此转相仿效，逐成风俗。起自邹、齐、沧、棣，渐至京邑。城市多开店铺，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其茶自江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类甚多。楚人陆鸿渐为《茶论》，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，造茶具二十四事，以都统笼贮之。远远

倾慕，好事者家藏一副。有常伯熊者，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。于是茶道大行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。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，至临怀县馆，或言伯熊善茶者，李公请为之。伯熊著黄衫、戴乌纱帽，手执茶器，口通茶名，区分指点，左右刮目。茶熟，李公为歆两杯而止。既到江外，又言鸿渐能茶者，李公复请为之。鸿渐身衣野服，随茶具而入。既坐，教摊如伯熊故事。李公心鄙之，茶毕，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。鸿渐游江介，通狎胜流，及此羞愧，复著《毁茶论》。伯熊饮茶过度，遂患风气，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。吴主孙皓每宴群臣，皆令尽醉。韦昭饮酒不多，皓密使茶茗以自代。晋时谢安诣陆纳，纳无所供办，设茶果而已。按此，古人亦饮茶耳，但不如今人溺之甚，穷日尽夜，殆成风俗。始自中地，流于塞外。往年回鹘入朝，大驱名马，市茶而归，亦足怪焉。《续搜神记》云：“有人因病能饮茗一斛二斗，有客欢饮过五升，遂吐一物，形如牛肺。置杯中，以茗浇之，一斛二斗。客云此名茗瘕。”

○打球

打球，古之蹙鞠也。《汉书·艺文》：“《蹙鞠》二十五篇。”颜注云：“鞠，以革为之，实以物，蹙蹙为戏。蹙鞠，陈力之事，故附于兵法。蹙音子六，鞠音钜六。近俗声说蹙鞠为球字，亦從而变焉，非古也。”太宗常御安福门，谓侍臣曰：“闻西蕃大好为打球，比令亦习，曾一度观之。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，欲令朕见此胡，疑朕爱此，聘为之。以此思量，帝王举动岂宜容易。朕已焚此球以自戒。”景云中，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，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。吐蕃赞咄奏言：“臣部曲有善球者，请与汉敌。”上令仗内试之，决数都，吐蕃皆胜。时玄宗为临淄王，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、驸马杨慎交、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。玄宗东西驱突，风回电激，所向无前。吐蕃功不获施，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。中宗甚说，赐强明绢断百段。学士沈佺期、武平一等皆献诗。开元天宝中，玄宗数御接观打球为事。能者左萦右拂，盘旋宛转，殊可观。然马或奔逸，时致伤毙。永泰中，苏门山人刘钢，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：“打球一则损人，二则损马。为乐之方甚众，何必乘兹至危，以邀晷刻之欢耶！”薛公说其言，书钢之言置于座右，命掌记陆长源为《赞美》，美之。然打球乃军州常戏，虽不能废，时复为耳。今乐人又有蹙球之事，戏彩画木球高一二丈，妓女登榻球转而行。萦回去来，无不如意，古蹙球之遗事也。

○拔河

拔河，古谓之牵钩。襄汉风俗，常以正旦望日为之。相传楚将伐吴，以为教战。梁简文临雍部，禁之而不能绝。古用蔑缆，今民则以大麻纆，长四五十丈，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，挂于前。分二朋，两朋齐挽。当大纆之中，立

大旗为界，震鼓叫噪，使相牵引。以却者为胜，就者为输，名曰拔河。中宗时，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，命侍臣为拔河之戏。时宰相、二驸马为东朋，三宰相、五将军为西朋。东用贵人多，西朋奏胜不平，请重定，不为改，西朋竟输。仆射韦巨源、少师康休璟年老，随乡亘而踣，久不能兴。上大笑，左右扶起。玄宗数御楼，设此戏，挽者至千余人，喧呼动地。蕃客士庶观者，莫不震骇。进士河东薛胜为《拔河赋》。其词甚美，时人兢传之。

○绳妓

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，御楼设绳妓。若先引长绳，两端属地，埋鹿卢以系之。鹿卢内数丈，立柱以起，绳之直如弦。然后妓女以绳端，蹑足而上，往来倏忽，望之如仙。有中路相遇，侧身而过者，有著屐而行，而从容俯仰者。或以画竿接胫，高五六尺，或蹋高蹈，顶至三四重，既而翻身掷倒，至绳还注，曾无蹉跌。皆应严鼓之节，真奇观也。卫士胡嘉陵作《绳妓赋》献之，辞甚宏畅。玄宗览之大悦，擢拜金吾仓曹参军。自寇氛覆荡，伶人分散，外方始有此妓，军前宴会，时或为之。

○石志

古葬无石志，近代贵贱通用之。齐太子穆妃将葬，立石志。王俭曰：“石志不出《礼经》，起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珍石志。素施无名策，故以纪行迹耳，遂相祖习。储妃之重，礼绝常例，既有哀荣，不烦石铭。”俭所著《丧礼》云：“施石志于圻里，礼无此制。魏侍中缪袭改葬父母，制墓下题版文。原此□，将以千载之后，陵谷迁变，欲后人有所闻知。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，但纪姓名、历官、祖父、姻媾而已。若有德业，则为铭文。”按俭此说，石志，宋齐以来有之矣。齐将有发古冢，得铭云：“青州二十子，东海女郎。”河东贾昊以为司马赵女，嫁为荀晞子妇，检之果然。东都殖业坊十字街有王戎墓，隋代醢家穿傍作窖，得铭曰：“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。”有数百字。然古人葬者亦有石志，但不如今代贵贱通为之耳。

○碑碣

墓前碑碣，未详所起。按《仪礼》。庙中有碑，所以系牲，并视日景。《礼记》：“公室视丰碑，三家视桓楹。”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，其上有孔，以贯絰索，悬棺而下，取其安审，事毕因闭圻中。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碑上，后又立之于隧口，故谓之神道，言神灵之道也。古碑上往往有孔，是贯絰索之象。前汉碑甚少，后汉碑蔡邕、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。魏晋之后，其流浸盛。碣亦碑之类也。《周礼》：“凡金玉锡石，楬而玺之。”注云：“楬，如今题署物。”《汉书》云：“庵寺前，楬著其姓名。”注：“名楬，找也。”楬杙于庵处，而书死者之姓名，楬音揭。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楬。郭景纯《江赋

》云：“峨 嵋为泉阳之揭，玉垒作东别之标。”是也。其字本從木從曷，以石为墓碣，因变 为碣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碣，特立石也。”据此，则從木從石，两体皆通。隋氏制 五品已上立碑，螭首龟趺，趺上不得过四尺，裁在长礼。今近代碑稍众，有力之 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，罹人子罔极之心，顺情虚饬，遂成风俗。蔡邕云：“吾为 人作碑多矣，惟有道无愧词。”隋文帝子齐王攸薨，僚佐请立碑。帝曰：“欲求 名，一卷史书足矣。若不能，徒为后人作镇石耳。”诚哉是言也。

○羊虎

秦汉以来，帝王陵前有石麒麟、石辟邪、石象、石马之属，人臣墓前有石羊、 石虎、石人、石柱之属。皆所以表饬坟垄，如生前之像仪卫耳。国朝因山为陵， 太宗葬九，山门前亦立石马。陵后司马门内，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 石象，皆刻其官名。后汉太尉杨震葬日，有大鸟之祥，因立石鸟像于墓。

《风俗 通》云：“《周礼》方相氏，葬日，入圻驱罔象，罔象好食亡者肝脑。人家不能 常令方相立于侧，而罔象畏虎与柏，故墓前立虎与柏。”或说秦穆公时，陈舍人 掘地得物若羊，将献之，道逢二童子，谓曰：“此名谓蝮，常在地中食死人脑。 若杀之，以柏束两枝捶其首。”由是墓侧皆树柏。此上两说各异，未详孰是。按 《礼经》云：“天子坟高三雉，诸侯半之。大夫八尺，士四尺。天子树松，诸侯 树柏。大夫树杨，士树榆。”《说文》云：“天子树松，诸侯柏，大夫榆，士杨。” 按《礼经》：“古之葬者，不封不树，后代封墓，而又树之。”《左传》云：“尔墓之木拱矣。”又曰：“树吾墓檀。”仲尼卒，弟子各自他方持其异木，树 之于墓。盖殷周已来，墓树有尊卑之制，不必专以罔象之故也。《风俗通》又云：“汝南彭氏，墓头立石人石兽，田家老母到市买数斤饵，暑热行疲，息石人下， 遗一斤饵。客来见道行人，因调之云：‘石人能愈病，人来谢女。’转相告语， 头痛者摩石人腹，病者多自愈。因言得其福。乃号曰石贤士。辘辘轂系，帐岷天， 丝竹之音闻数里。数年稍自休歇。”樵子云：“石门于墓，古之道耶！”答曰：“古不崇墓，况损人工而为观乎非古也。”卢思道《西征记》云：“新郎城西有 汉桂阳太守赵越墓，北有碑，碑有石柱，东南有亭，以石柱为名。”然墓前石 人、石兽、石柱之属，自汉而有之矣。

○纸钱

纸钱，今代送葬为凿纸钱，积钱为山，盛加雕节，舁以引柩。按古者享祀鬼神，有圭璧币帛，事毕则埋之。后代既宝钱货，遂以钱送死。《汉书》称盗发孝 文园瘞钱是也。率易從简，更用纸钱。纸乃后汉蔡伦所造，其纸钱魏晋已来始有 其事。今自王公逮于匹庶，通行之矣。凡鬼神之物，其象似亦犹涂车刍

灵之类。古埋帛金钱，今纸钱皆烧之，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。

○道祭

玄宗朝，海内殷赡，送葬者或当衢设祭，张施帷幙，有假花、假果、粉人、面兽之属。然大不过方丈，室高不逾数尺，议者犹或非之。丧乱以来，此风火扇。祭盘帐幙，高至八九十尺，用纸三四百张。雕镌饰画，穷极精巧。饌具性牢，复居其外。大历中，太原节度辛景云葬日，诸道节度使使人修范阳祭，祭盘最为高大，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戏，机关动作不异于生。祭讫，灵车欲过，使者请曰：“对数未尽。”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像，良久乃毕。缋经者皆手擘布幕，收哭观戏。事毕，孝子陈语与使人：“祭盘大好，赏马两匹。”滑州节度令狐母亡，邻境致祭。昭义节度初于淇门载船桅以充幕柱。至时嫌短，特于卫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长桅代之。及昭义节度薛公薨，绛忻诸方并管内阳城南设祭，每半里一祭。南至漳河二十余里，连延相决。大者费千余贯，小者犹三四百贯。牙相窥覩，竞为新奇。柩车暂过，皆为弃物矣。盖自开辟至今，奠祭鬼神未有之盛者也。

○忌日

忌日请假，非古也。《世说》云：“忌日惟不饮酒作乐。会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，主人欲作乐，王便起去，持弹往卫洗马墓下弹鸟。”《晋书》又载：“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，惟至时一哭而已。”前代忌日，无假之证也。沈约《答庾光禄书》云：“忌日制，应是晋宋之间，其事未久。制假前止是不为宴乐，本不自封闭，如今世自处者也。”居丧再周之内，每至忌日哭临受帛，无不见人之义。而除服之后，乃不见人。实由世人以忌日不乐，而不能竟日兴惑，以对宾客，故弛懈放逸自晦，不与外接。设假之由实在于此，颜之推亦云：“忌日感慕，故不接外宾，不理庶务。”不能悲怆自居，何限于深藏也。世人或端坐奥室，不好言笑。卒有急迫，宁无尽不见之理。其不知礼意乎？

●卷七

○视物远近〔阙〕

○海潮

〔阙〕

○北方白虹

〔阙〕

○西风则雨

〔阙〕

○松柏西向

〔阙〕

○蜀无兔鸽

〔上阙〕命左右赍兔鸽而往。今蜀中鸽尚稀，而兔已众。戴祚作《西征记》云：“开封县东二佛寺，余至此见鸽大小如鸠，戏时两两相对。”祚，江东人，晋末徙刘裕西征姚泓，至开封县始识鸽，则江东旧亦无鸽。梁武帝时，侯景围台城，军士熏鼠捕鸽而食，数月之后，殿鼠鸽皆尽。然则江东之有鸽，亦当自北赍往耳。《周礼》称橘逾淮北而为枳，瞿鸽不逾济汶则死，地气然也。故《春秋》书“瞿鸽来巢。”然则禽兽草木，中土所无，异方而来者众矣。汉代张骞自西域得石榴、苜蓿之种，今海内遍有之。太宗朝，远方咸贡珍异草木。今有马乳蒲萄，一房长二尺余，夫余国所献也。娑罗树一名菩提，叶似白杨，摩伽陀那国所献也。黄桃名金桃，大如鹅卵，康国所献也。波罗拔藻，叶似红蓝，实如蒺梨，泥婆罗国所献也。又有醋菜似慎火，苦菜似苣，胡芹、浑提葱之属，并自西域而来，色类甚众。异方禽兽，象出南越，驼出北胡。今皆自育于中国，然不如本土之宜也。

○月桂子

垂拱四年三月，月桂子降于台州临海县界，十余日乃止。司马盖说、安抚使狄仁杰以闻，编之史策。月中云有蟾蜍、顾兔并桂树，相传如此，自昔未有亲见之者。历家之说，月行者南北道，假令此月上当台州之分，则他年月桂岂独无子，何至此月方始降也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，无三百六十五度四度之一，则行一日当历十二度有余。一度为一千九百三十二里，十日之间，月行遂远。桂子何得常留此处？又月径千里，周回三千里，桂子若不弥漫三千里内，亦不当专在台州咫尺之地。日月丽天，各有限域，岂瀕洞无底，而有桂子漏下？桂子得下，蟾兔之类何能不落？况天与地相去极远，桂子小物，徙空而下，飞杨萦转，无所不之，曩尔台州，何为独有？或者台岭与岭南地接，山多桂树，桂子多因风而至。有若徙天而来，时人不加详考，谓之月桂。郭景纯云：“桂树叶似杞，□□而无子。”据此则桂树无子。台州所见，其他物乎？宋之问台州作诗云：“桂子月中下，天香云外飘。”文士尚奇，非事实也。

○石鼓

〔阙〕

○弦歌驿

〔阙〕

○高唐馆

〔上阙〕海内温汤甚众，有新丰骊山汤，蓝田石门汤，岐州凤泉汤，同州北山汤，河南陆浑汤，汝州广成汤，兖州乾封汤，邢州沙河汤。此等诸辎轩来往，无不吟讽，以为警绝。有李和风者至此，又题诗曰：“高唐不是这高唐

，淮畔荆 南各异方。若向此中求荐枕，参差笑煞楚襄王。”读者方解。

●卷八

○历山

齐州城东有孤石，平地耸出，俗谓之历山。以北有泉，号舜井。东隔小街，又有石井，汲之不绝，云是舜之东家之井。乾元中，有魏炎者于此题诗曰：“齐州城东舜子郡，邑人虽移井不改。时闻汹汹动绿波，犹谓重华井中在。”又曰：“西家今为定戒寺，东家今为练戒寺。井中投一瓶，两井相摇响。”浮湍又曰：“齐南郡里多沮洳，娥皇女英汲引处。窃向池中深畊来，浇茆畦土平流去。”炎虽文士，其意如是，则诚以为舜之所居也。按郑玄“历山在河东。”应物云：“在雷泽。”皇甫谧云：“在济阴。”今东齐也名历城，与舜耕历山其名相涉，故俗人混同。其说在河东者近是。

○二朱山

密州之东，临海有二山。南曰大朱，北曰小朱。相传云仙人朱仲所居也。按朱仲，汉时人，仙传所载，不言所居。若尔，朱仲未居之前，山无名乎此西北数十里，有春秋时淳于城。淳于，州国也。吴楚之人谓居为千古，谓州为朱然。则此山当名州山也。汉末崔炎于高密徙郑玄学，遇黄巾之乱，泛海而南，作《述初赋》，其序云：“登州山以望沧海。”据其处所，正相合也。大朱东南海中有句游岛，去岸三十里，俗云句践曾游此岛，故以名焉。《述初赋》又云：“朝发兮楼台，回盼子句榆，朝食兮岛山，暮宿兮郁州。”郁州，今海州东海县，在海中。《晋书》石勒使季龙讨青州刺史曹嶷，嶷欲死保根余山，然则句榆、根余当是一山，亦声之讹变耳。

○峰山

兖州邹峰山，南面平复。东西长数千步，广数步。其处生桐柏，传以为贡峰阳孤桐者也。土人云：“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，诸山皆废地兼土，惟此山大石攢倚，石间周回皆通人行，山中空虚，故桐木绝响，以是珍而入贡也。”按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下邳县西有葛峰山，古之峰阳下邳也。”郭缘生《述征记》云：“峰山在下邳西北，多生梧桐，则《禹贡》峰阳下邳者是也。”《邹山记》云：“邹山，盖古之峰山，始皇刻碑处，文字分畛，始皇乘羊车以上，其路犹存。”按，此地春秋时邾文公卜迁于峰者也。始皇刻石纪功，其文李斯小篆。后魏大武帝登山，使人排倒之，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。邑人疲于供命，聚薪其下，因野火焚之，由是残缺，不堪摹拓。然尤止官求请，行李登涉，人吏转益劳敝。有县宰取旧文，勒于石碑之上，凡成数片，置之县廨，须则拓取。自是山下之人，邑中之吏，得以休息。今闲有峰山碑，皆新刻之碑也。其文云：“刻此乐石。”学者不晓乐石之意。颜师古云：“谓泗滨磬石作此碑

。”始皇于琅琊、会稽诸山刻石，皆无此语。惟峰山碑有之，故知然也。

○姜里城

相州汤阴县北有姜里城，周回可三百余步，其中平实，高于城外地丈余，北开一门。相传文王演《易》之所。书曹子建《诘纣文》云：“崇侯何功乃用为辅。西伯何辜囚之囹圄。囹圄既成，负土既盈，兴立炮烙，贼害忠贞。观此意，见文王见囚之地，纣使负土，实此城也。未详子建所据。今按，此东顿邱、临黄诸县，多有古小城，或周一里，或三百步，其中皆实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云：“彭城郡有嵇城，云是崇侯冢。自淮迄于淮河上，城而实中嵇丘堊可阻，谓之固。然则小城而实，皆古人因依立冢，以为保固。子建所云：“负土既盈”，或承流俗之传耳。大历中，汤阴有一尉，姓张，与数人同行，过姜里城。或问此是何城，张尉答曰：“此是郭令公围相州时所筑。”或曰：“此是姜里城。纣囚文王之处。何关郭令公筑？”张尉曰：“某比在河南，是不知文王与纣事，只将谓令公所筑也。”

○文宣王庙树

兖州曲阜县文宣庙门内并殿西南，各有伯叶松身之树，各高五六丈，枯槁已久。相传夫子手植。永嘉三年，其树枯死。至仁寿元年，门内之树忽生枝叶，乾封二年复枯。俗称千年木，疗心痛。人多窃割削之，树身渐细。去地丈余，皆以泥累泥封，犹不免焉。亦有取为笏者也，色紫而甚光泽。肃宗时，二树犹在。广德初，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，过曲阜，谒文宣王庙，因遍寻鲁中旧迹。县使一老人导引，每至一所，老人辄指云，此是颜子陋巷，此是鲁灵光殿阶，此是泮宫。季卿闻之皆沈吟嗟赏，曰：“此翁真鲁人也。”次至池水，复指之：“此是钓鱼池。”季卿问曰：“何人钓鱼？”老人对曰：“鲁人灵光此钓鱼。”季卿曰：“鲁人败矣。”又于路侧见古碑，季卿问是谁碑，诸君并不能对。有一尉遽走至碑下，仰读其题云“李君德政碑”，走还白云：“李君德政碑。”季卿笑曰：“此与鲁人灵光何异？”

○孟尝镬

青州城南佛寺中，有古铁镬二口，大者四十石，小者三十石，制作精巧。又有一釜，可受七八石，似瓮而有耳。相传云是孟尝君家宅，镬釜皆是孟尝君之器也。至德初，胡寇南侵，司马李伾毁其大镬，以造兵仗。其小镬及釜，僧徒恳请得免。至今以镬烧长明灯，釜以贮油。按孟尝君门客三千人，当时应有此器。然至今千余岁，累经丧乱，何能使兹二器如日棠之勿翦乎或恐传者之妄。

○佛图澄姓

邢州内邱县西右中邱城寺有碑，后赵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。碑云：“太和

上 佛图澄愿者，天竺大国附宾小三之元子。本姓湿，所以言湿者，思润理国，泽被 无外，是以号之为湿。”按《高僧传》、《名僧传》、《晋书·艺术传》，佛图 澄并无此姓。今云姓湿，亦异闻也。大历中，余因行县，憩于此寺，读碑见之。 写寄陆长源，长源大喜，复书致谢。

○巨骨

李司徒勉在汀州，曾出异骨一节，正可为砚。云在南海时，有远方客所赠，云是蜈蚣脊骨。又太子少师薛萼为邢州留后，亦有大骨。面广尺余，形圆有两耳，高可三四寸。云洺州人掘漳河古堤，于瓮中所得。刺史魏凌知萼爱奇，故封寄焉。 题云：“阎老王尾口骨。”凌与萼酒徒相狎，故有此戏。

○大鱼腮

海州土俗工画，节度令造海图屏风二十合。余时客海上，偶于州门见人持一束黑物，形如竹箴。余问之，其人云：“海鱼腮中毛，拟用作屏风贴。”因问所得，云：“数十年前，东海有大鱼，死于岸上，收得此。惟堪用为屏风贴，前后所用无数。”今官造屏风，搜求得此，奇文异色，泽似水牛角。小头似猪鬃，大头正方。长四五寸，广可一寸，亦奇物也。今人间大鱼腮中鬃毛长不盈寸，此物乃长四五寸，鱼亦大矣。《交广记》云：“吴时，滕循为广州，人或言虾须有一丈长，循不之信，其人后故至东海取虾须长四丈四尺，封以为寄。”鱼腮长五尺，无足怪者。

○窃虫

人家有小虫，至微而响甚细。寻之，卒不可见。俗人以其难见，号“窃虫”云有此者不祥。余曾睹此虫，大如半胡麻，形鼠妇，有两角，白色。振其头，则有声，或时暂止，须臾复振。床壁窗户之间、暗黑之处，多有之。拾遗孟匡朝贬 贺州，作《窃虫赋》，比之鬼魅，似都不识此虫。

○霹雳

人闲往往见细石，赤色，形如小斧，谓之霹雳斧。云被霹雳处，皆得此物。余曾于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见一石，与前后所见者相类。问：“将此何用曰：“房中大石，往年被霹雳为两段，于霹雳竿得此。俗谓之霹雳楔，偶然收之，无所用也。”按《玄中记》云：“玉门之山西有国山，山上有庙，国人岁岁出礧数千，名曰霹雳，给霹雳用。从春至秋乃罢。”诸字书检无礧字，《礼记》有杂金钻、牛骨钻，礧音为祖合。礧字石傍，与金相类，读宜同矣。盛宏之《荆州记》亦载南中雷神，有洪五之事。然则俗传霹雳之石，其信然乎夫雷者，阴阳薄触之为耳。激怒尤盛，或当其冲，则谓之霹雳。若以为神道谴怒，而降之罚，又何待一拳之石，以成其威耶

○鱼龙畏铁

海州南有沟水，上通淮楚。公私漕运之路也。宝应中，堰破水涸，鱼商绝行。州差东海令李知远主役修复，堰将成辄坏。如此者数四，用费颇多，知远甚以为忧。或说梁代筑浮山堰，频有缺坏，乃以铁数万斤，坟积其下，堰乃成。知远闻之，即依其言而塞穴。往堰之将坏也，辄闻其下殷如雷声。至是，其声移于上流数里。盖金铁味辛，辛能害目，蛟龙护其目，避之而去，故堰可成。大历中，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，宅前有小池，有人造剑，于池内淬之，蛇鱼皆死。余家井中有鱼数十头，因有急，家人以药杼投之于井，信宿鱼皆浮出，知鱼亦畏铁焉。

●卷九

○刚正

狄仁杰为度支员外郎，车驾将幸汾阳宫。仁杰奉使先修宫顿。并州长史李元冲以道出妒元祠，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，必致雷风之异，欲别开路。仁杰谓曰：“天子行幸，千乘万骑。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。何妒女之敢害，而欲避之”，元冲遂止，果无他变。上闻之，叹曰：“可谓真丈夫也。”后为冬官侍郎，充江南安抚使。吴楚风俗，时加淫祀。庙凡一千七百余所。仁杰并令焚之。有项羽神号为楚王庙，所祷至多，为吴人所惮。仁杰先放檄书，责其丧失江东八千子弟，而妄受牲牢之荐，然后焚除。

○淳信

陆少保字元方，曾于东都置小宅，家人将受直矣，买者求见。元方告其人，曰：“此宅子甚好，但无出水处。”买者闻之，遽辞不置。子侄以为言，元方曰：“汝太奇，岂可为钱而诳个人！”

○端悫

宋璟为广州都督，玄宗思之，使内侍杨思勳驰驿往追。拜恩就马，在路竟不与思勳交一言。思勳以将军贵殿庭，因诉。玄宗嗟叹良久，即拜刑部尚书。

○贞介

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，镇陈留，后兼统江淮诸道，将图进取，中官络绎。镐起自布素，一二年而登宰相。正身特立，不肯苟媚。阉官去来，以常礼接之。由是大为群阉所嫉，称其无经略才。征入，改为荆府长史。未几，又除洪府长史、江西观察。

○謇谔

相里造为礼部郎中，时宦官鱼朝恩用事，勋灼内外。朝恩称诏，集百寮，有所评议。恃恩凌轹，傍若无人，宰相元载已下，唯唯而已。造挺然众中，抗言酬对，往复数四，略无降屈之色。朝恩不悦而去，朝廷壮之。

○抗直

崔祐甫为中书舍人，时宰相常袞当国，百寮仰止。祐甫每见执政，论事未尝降屈。舍人岑参初掌论诺，屡称疾不宿直。承旨，人情所惮。诸人虽咄咄有辞，而不能发。崔独见，谕以舍人职在枢密，不宜让事于人。岑舍人称疾既久，多有离局。袞曰：“此子羸疾日久，诸贤岂不能容之。”崔曰：“相公若知岑久抱疾，本不当迁授。今既居此地，安可以疾辞王事乎？”袞默然。无以夺之地，由是衔之。及今上在谅闇，袞矫制除崔为河南尹。星夜电发，今上觉其事，遽追还之。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而袞谪于岭外。

○忠鯁

李惇为淄青节度判官，使王衡弟颇干政。惇屡言之，衡曰：“兄弟孤遗相长，不忍失意。”惇曰：“君怜爱，只合训之以道，何可仗其纵姿也？”衡家又好祈祷，车舆出入，人吏颇以为弊。惇又进谏，衡不能用。他日，衡对诸客，别有所问，惇曰：“惇前后颇献愚直，大夫不能用，今又问。”衡作色曰：“李十五好为诋讦。”惇曰：“忠言，大夫谓之诋讦，久住何益请从此辞。”再拜趋出，命驾而去。衡怒甚，不便追之。时人皆谓惇有古人风。

○诚节

权皋为范阳节度掌书记，禄山男庆和承恩尚主。皋在京亲礼会毕，归本道。知禄山有异谋，出路托疾诈死，家人载丧以归封邱。仅达，而关东鼎沸。皋微服变姓名至临淮，于驿家佣赁，欲数知北方动静故也，寻过江。二京复，肃宗发诏褒美，拜起居郎，辞疾不起。皋以崎岖丧乱，脱身虎口，遂无宦情。在江外七年卒。

○任使

李太尉光弼镇徐方，北扼贼冲，兼总诸兵马。缘征讨之务，则自处置。仓储府库军州差补，一切并委判官张参。参明练庶务，操割发遣，应接如流，绰有余地。诸将欲见太尉论事，太尉辄令与张参判官商量。将校见之，礼数如见太尉无异。由是上下清肃，东方晏然。天下皆谓太尉之能任人。

○礼遣

张延宾为河南尹，官人有过，未尝屈辱。其所犯既频，灼然不可容者，但谢遣之而已。先自拜立与辞，即令郡官祖送。由是士子敬惮，各自修饬，而河南大理。

○迁善

田神功自平卢兵马使授淄青节度，旧判官皆偏裨时部曲，神功平受其拜。及此前使判官刘位已下数人并留在院，神功待之亦无降礼。后因围宋州，见李太尉与敕使打球，闻判官张参至，太尉与之尽礼答拜。神功大惊，蓦呼刘位，问之曰：“太尉今日见张郎中，与之答拜，是何礼也？”位曰：“判官是幕

宾，使主无受拜之礼。”神功曰：“神功比来受判官拜，大是罪过，公何不早说？”遂令屈请诸判官，谢之曰：“神功武将，起自行伍，不知朝廷礼数。比来错受判官拜，判官又不言，成神功之过。今还判官拜。”一拜之。诸判官避而不敢当，远近闻之。莫不称其宏量。

○惠化

阎伯屿为袁州时，征役繁重。袁州先已残破，伯屿专以惠化招抚，逃亡皆复。邻境慕德，襁负而来。数年之间，渔商阗臻，州境大理。及移抚州，阖州思恋，百姓率而随之也。伯屿未行，或已有先发。伯屿于所在江津见舟船，问之，皆云：“从袁州来，随使君往抚州。”前后相继，津吏不能止。其见爱如此。到职一年，抚州复如袁州之盛。代宗闻之，征拜户部侍郎，未至而卒。

○推让

高利自濠州改为楚州。时江淮米贵，职田每得粳米，直数千贯。淮例，替人五月五日已前到者，得职田。利欲以让前人，发濠州，所在故为淹泊。候过限数日，然后到州。士子称焉。

○奇政

李封为延陵令。吏人有罪，不加杖罚，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。随所犯轻重，以日数为等级，日满乃释。吴人著此服，出人州乡，以为大耻，皆相劝励，无敢僭违。赋税常先诸县，去官，竟不捶一人。

○掩恶

检校刑部郎中程皓，性周慎，不谈人短。每于侪类中见人有所訾毁，未曾应对。候其言毕，徐为分雪之曰：“此皆众人妄传，其实不尔。”更说其人美事。曾坐被人酷骂，竟席无怒色。皓徐起避之曰：“彼人醉耳，何可与言。”其雅重如此。

○解纷

熊曜为临清尉，以干蛊闻。太原守宋浑被人经采访使论告，使司差官领告事人就郡按之。行至临清，曜欲解其事，乃令曹官请假，而权判司法。及告事人至，置之县狱。曜就加抚慰，供其酒馔。夜深屏人与语，告以情事，欲今逃匿。其人初致前，却见曜有必取之色，虑不免，遂许之。曜令狱卒与脱锁，厚资给，送出城，并狱卒亦令逃窜。天明，吏白失囚，曜驰赴郡，具陈权判司法，邂逅失囚。太守李澄不之罪也。为申采访，奉帖牒，但令切加捕访而已。既失告者，浑竟得无事。

○凌压

严安之、崔谭俱为赤尉，谭力行猛政，恐安之名出己右，每事欲先之。安之使五伯执大杖引前，谭则益粗其杖。安之越粗谭亦转粗之。如此，大如椽

，力不能举。安之遂令执小杖，谭亦益细其杖。安之越细，谭亦转细之。如此至杖大如箸，不能用。安之患其压己，遂都去其杖，使五伯空手而行，谭果不能学。

○除蠹

崔邱为雒县，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，家业殷富，子弟复多。蜀汉风俗，县官初临，豪家必先馈饷，令丞已下皆与之平交。初至，陈氏欲循故事，邱逆呵之，丝毫不入。录事心有怅惋，至衙日，恃其豪且盛，谓邱必不敢损己，礼数甚倨。邱叱五伯曳之，初犹负气，下杖良久，乃称乞命。群官争使人来救，邱并不听。杖之既困，邱料其必死，命曳去之，出门少顷而卒。而一县惊骇。陈氏子弟亲属数十人，相率号哭，阗塞阶屏。邱使锁闭衙门，一一收录，取其子弟尽杖杀之。其疏者皆决驱出。因自诣郡，具言陈氏豪暴日久，谨已除之。讨其资产足充当县一年租税。太守素知其事，以申采访，云：邱不畏豪强，为人除害。使司大见褒赏，奏邱强干特立，请充采访判官，拜监察御史。

●卷十

○务尚

萧诚自务札翰，李邕恒自书言别书。二人俱在南中。萧有所书将谓称意，以呈李邕，邕辄不许。萧疾其检己，遂假作古帖数幅，朝夕把玩，令其故暗，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。萧诣邕云：“有右军真迹，宝之已久，欲呈大匠。”李欣然愿见。萧故迟回旬日，未肯出也。后因论及，李固请见，曰：“许而不出，得非诳乎？”萧于是令家僮归见取，不得，惊曰：“前某客来，见之，当被窃去。”李诚以为信矣。萧良久曰：“吾置在某处，遂忘之。”遽令走取。既至，李寻绎久之，不疑其诈，云：“是真物，平生未见。”座者咸以为然。数日，候邕宾客云集，因谓李曰：“公常不许诚书，昨所呈数纸幼时书，何呼为真迹鉴将何在？”邕愕然曰：“试更取之。”及见，略开视，置床上曰：“子细看之，亦未能好。”

○讽切

贺知章为秘书监，累年不迁。张九龄罢相，于朝中谓贺曰：“九龄多事，意不得与公迁转，以此为恨。”贺素诙谐，应声答曰：“知章蒙相公庇荫不少。”张曰：“有何相庇？”贺曰：“自相公在朝堂，无人敢骂知章作獠。罢相以来，尔汝单字，稍稍还动。”九龄大惭。

○欢狎

郑昈性通脱，与诸甥侄谈笑无间。曾被飘瓦所击，头血淋漓，玉簪俱折。家人遑遽来视，外甥王在后至，曰：“二十舅今日头壁俱碎。”昈大叫曰：“我不痛。”亟命酒，酒酣兴尽。昈后至户部员外郎、滁州刺史云。

○祛吝

御史大夫邓景山为扬州节度。有白岑者，善疗发背，海外有名，而深秘其方，虽权要求者皆不与真本。景山常急之。会岑为人所讼，景山故今深加按效，以出其方。岑惧死，使男归取呈上。景山得方，写数十本，榜诸路衢，乃宽其狱。

○修复

颜真卿为平原太守，立三碑，皆自撰亲书。其一立于郡门内，纪周时台省擢牧诸郡者十余人。其一立于郭门之西，纪颜氏。曹魏时颜裴、高齐时颜之推，俱于平原太守，至真卿凡三典兹郡。其一是东方朔庙碑。镌刻既毕，属幽方起逆，未之立也。及真卿南渡，胡寇陷城，州人埋匿此碑。河朔克平，别驾吴子晁，好事之士也，掘碑使立于庙所。其二碑，求得旧文，买石镌勒，树之都门。时颜任抚州，子晁搨三碑本寄之。颜经艰故，对之怆然曰：“碑者，往年一时之事，何期大贤再为修立，非所望也。”即日专使赍书至平原致谢。子晁后至相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。

○赞成

天宝初，协律郎郑虔采集异闻，著书八十余卷。人有窃窥其草稿告虔私修国史，虔闻而遽焚之。由是贬谪十余年，方徙调选，受广文馆博士。虔所焚书既无别本，后更纂录，率多遗忘，犹存四十余卷。书未有名，及为广文博士，询于国子监司业苏元明。元明请名《会粹》，取《尔雅》序“会粹旧说”也。西河太守卢象赠虔诗云：“书名《会粹》才偏逸，酒号屠苏味更醇。”即此之谓也。

○讨论

著作郎孔至，二十传儒学。撰《百家类例》，品第海内族姓，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，不入百家之数。驸马张垪，燕公之子也，盛承宠眷。见至所撰，谓弟垪曰：“多事汉。天下族姓，何关尔事而妄为升降！”垪素与至善，以兄言告之。时工部侍郎韦述，谄练士族，举朝共推。每商确姻亲，成就谘访。至书初成，以呈韦公，韦公以为可行也。及闻垪言，至惧，将追改之。以情告韦，韦曰：“孔至休矣，大丈夫奋笔，将为千载楷则，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，胡可改也”。遂不复改。

○颖悟

开元初，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经擢第。数年之间，遍能五经。上书自举，并云一遍能诵千言。敕付中书考试，燕公问曰：“学士能一遍诵千言，能十遍诵万言乎？”对曰：“未曾自试。”燕公遂出一书，非人间所见也，谓之曰：“可十遍诵之。”敬忠依命危坐而读，每遍画地以记，读七遍起曰：“此已

诵得。”燕公曰：“可满十遍。”敬忠曰：“若十遍，即是十遍诵得，今七遍诵得，何要满十？”燕公执本临试，观览不暇。而敬忠诵之已毕，不差一字。见者莫不叹羨。即日闻奏，恩命引对，赐绿衣一副，兼赏别物。拜东宫衙佐，乃直集贤，侍讲《毛诗》。百余日中三度改官，特承眷遇。为侪类所嫉，中毒而卒。

○敏速

天宝中，汉州雒尉张陟应一艺，自举日试万言。须中书考试。陟令善书者三十人，各令操纸执笔而席，环庭而坐，俱占题目，身自巡席，依题口授。言讫即过，周而复始。至午后，诗笔俱成，得七千余字，仍请满万数，宰相曰：“七千可为多矣，何必须万？”具以状闻，敕赐缣帛，拜太公庙丞，直广文馆。特号为“张万言”。

○避忌

兼御史大夫韦伦，奉使吐蕃，以御史苟曾为判官，行有日矣。或谓伦曰：“吐蕃讳狗，大夫将一苟判官，何以求好？”伦遽奏其事，今上令改苟为荀，而其人不易。及使还，曾遂姓荀，不归旧姓。

○戏论

裴子羽为下邳令，张晴为县丞，二人俱有敢气而善言语。曾论事移时，人吏窃相谓曰：“县官甚不和。长官称雨，赞府即道晴。赞府称晴，长官即道雨。终日如此，岂非不和乎？”

○失误

阳伯博任山南一县丞，其妻陆氏，名家女也。县令妇姓伍也。他日，会诸官之妇。既相见，县令妇问赞府夫人何姓，答曰姓陆。次问主簿夫人何姓，答曰姓漆。县令妇勃然入内，诸夫人不知所以，欲却回。县令闻之遽入，问其妇，妇曰：“赞府妇云姓陆，主簿妇云姓漆，以吾姓伍，故相弄耳。余官妇赖吾不问，必曰姓八、姓九。”县令大笑曰：“人各有姓，何如此？”复令其妇出。

○谬识

相州城门，旧以砖垒，传云越王为刺史时作。大历中，邺中有一士人，素无学识而强谈经史。曾与余俱出北门。其人问曰：“太守专城，此是乎？”初以为戏言，察其意色，非戏也。余应之曰：“此是砖瓦之砖，非专城之专。”其人怅然自失。西门某为邯郸令，入寺行香，见金灯花，不识，以为芝草。遽于修状申使司。使司差官就检，时兵戈之后，僧徒多后辈，亦不之识。但云：“此芝草宿根，春时生叶，至夏生花，秋乃死。见来如此，不记种蒔年岁。”检官俱上其事，使司知其谬，不复问矣。

○查谈

宋昌藻，考功员外郎之问之子也。天宝中，为淦阳尉。刺史房绾以其名父之子，常接通之。会有中使至，州使昌藻郊外接候。须臾却还，云：“被额。”房公淡雅之士，顾问左右：“何名为额？”有参军亦名家子，敛笏而对曰：“查名该诃为额。”房怅然曰：“道额者已成可笑，识额者更是奇人。”近代流俗，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，又有百数十种语，自相通解，谓之“查语”。大抵近猥僻。

○嘲玩

补阙王志安，晚不得志，久游燕赵之间。人畏其口，莫敢引用。志安作诗以刺当涂者：“末劫兰香料下人，衣冠礼乐与君臣。如来若向阎浮出，莫现從來丈六身。”见者弥增怨忌。

○惭悚

进士周逖，改次千字文，更撰《天宝应道千字文》。将进之，请复行天下。先呈宰执，右相陈公近问之曰：“有添换乎？”逖曰：“翻破旧文，一无添换。”又问：“翻破尽乎？”对曰：“尽。”右相曰：“枇杷二字，如何翻破？”逖曰：“惟此二字依旧。”右相曰：“若有此，还是未尽。”逖逡巡不能对而退。

○狂譎

王严光，颇有文才而性卓诡。既无所达，自称钓鳌客。巡历郡县，求麻铁之资，云造钓具。有不应者，辄录取名姓藏于书笈中。人问将此何用，答曰：“钓鳌之时，取此蒙汉以充鳌铒。”兵乱之后，严光年须已衰，任棣州司户。时刺史有马，州佐已下多乘驴。严光作诗曰：“郡将虽乘马，群官总是驴。”对众吟诵，以为笑乐。

○侮谑

范液有口才，薄命，所向不偶。曾为诗曰：“举意三江竭，兴心四海枯。南游李邕死，北望守珪殂。”液欲投谒二公，皆会其沦歿，故云然。宗叔范纯，家富于财，液每有所求，纯常给与之非一。纯曾谓液曰：“君有才而困于贫，今可试自咏。”液命纸笔，立操而竞，其诗曰：“长吟太息问皇天，神道由来也已偏。一名国士皆贫病，但是奴兵总有钱。”纯大笑曰：“教君自咏，何骂我乎？”不以为过。（终）